

李白集



張大春



大唐李白

少年遊。

張大春



大唐李白 少年遊

作者
張大春

一九五七年生，山東濟南人。臺灣輔仁大學中文碩士。早期作品展現出對日常常用語的反覆思索與挑戰，從而產生對各種意識形態的解構作用，將虛構與現實交織，進行對寫實主義小說的反思，代表作品《將軍碑》、《四喜憂國》曾獲選二十世紀華文小說百大。八零年代以來，張大春走過早期譏諷者驚艷、讀者驚喜的寫作時期，接著迎向在紙媒創作融入時事，以文字顛覆政治的新聞寫作時期，作品：《大說謊家》、《沒人寫信給上校》。九零年代，張大春以大頭春為名，出手風靡一時的《少年大頭春生活周記》系列，暢銷現象影響流行文化，並從而進入電視廣播媒體。

二十一世紀，張大春掉頭以新武俠小說拓展寫作，以五六十萬字完成《城邦暴力團》，爬梳近代歷史，接著寫出對家族父輩的悼念之作《聆聽父親》，處處展現不同過往的寫作關懷。近年，對漢文化凋零的憂心，從而透過專欄完成《認得幾個字》、《送給孩子的字》，堅持不同時人的寫作路數，其別有風骨的創作姿態，對臺灣文壇起著難以估量的影響力。其他作品尚有：《公寓導遊》、《尋人啟事》、《本事》、《我妹妹》、《野孩子》、《撒謊的信徒》、《春燈公子》、《戰夏陽》、《一葉秋》、《小說稗類》、《歡喜賊》、《富貴窯》……。

一九五七年生，山東濟南人。臺灣輔仁大學中文碩士。早期作品展現出對日常常用語的反覆思索與挑戰，從而產生對各種意識形態的解構作用，將虛構與現實交織，進行對寫實主義小說的反思，代表作品《將軍碑》、《四喜憂國》曾獲選二十世紀華文小說百大。八零年代以來，張大春走過早期譏諷者驚艷、讀者驚喜的寫作時期，接著迎向在紙媒創作融入時事，以文字顛覆政治的新聞寫作時期，作品：《大說謊家》、《沒人寫信給上校》。九零年代，張大春以大頭春為名，出手風靡一時的《少年大頭春生活周記》系列，暢銷現象影響流行文化，並從而進入電視廣播媒體。

二十一世紀，張大春掉頭以新武俠小說拓展寫作，以五六十萬字完成《城邦暴力團》，爬梳近代歷史，接著寫出對家族父輩的悼念之作《聆聽父親》，處處展現不同過往的寫作關懷。近年，對漢文化凋零的憂心，從而透過專欄完成《認得幾個字》、《送給孩子的字》，堅持不同時人的寫作路數，其別有風骨的創作姿態，對臺灣文壇起著難以估量的影響力。其他作品尚有：《公寓導遊》、《尋人啟事》、《本事》、《我妹妹》、《野孩子》、《撒謊的信徒》、《春燈公子》、《戰夏陽》、《一葉秋》、《小說稗類》、《歡喜賊》、《富貴窯》……。

封面設計 莊謹銘
校稿 校訂 張長臺
對校 陳錦生

行銷企劃 謂修彌、張蘿瑩
版權負責 陳柏昌
副總編輯 梁心渝

初版一刷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初版七刷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定價 新台幣四二〇元

ThinKingDom 新經典文化

發行人 葉美瑤

出版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五七號二樓之四
電話 02-2331-1830 傳真 02-2331-1831

讀者服務信箱 rthinkingdom@ gmail.com
部落格 <http://blog.rodo.com/thinkingdom>

總經銷 高寶書版集團

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八八號三樓

電話 02-2799-2788 傳真 02-2799-0909

海外總經銷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二段三五之一號

電話 02-2306-6842 傳真 02-2304-9301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複製、翻印，違者必究
裝訂錯誤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新經典文化更換

大唐李白：少年遊 / 張大春著。-- 初版。-- 臺北市：新經典圖文傳播，2013.07
面： 公分。--（文學森林；YY0134）
ISBN 978-986-5824-07-5（平裝）

857.7

102012660

Li Bo: the Poetic Age of Tang Dynasty
Copyright © 2013 by Chang Ta Chun
First Published in Taiwan, July 2013

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 © 2013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大唐李白

少年遊。

自序
一首詩，能傳幾條街？

1 老對初芽意未凋

2 無人知所去

3 壯心惜暮年

4 少年遊俠好經過

5 結客少年場

6 鏽澀碎心人

7 青冥浩蕩不見底

8 迴崖沓障凌蒼蒼

9 我獨不得出

10 出門迷所適

別欲論交一片心

瓊草隱深谷

一醫醫國任鶴鵠

乃在淮南小山裏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

樂哉弦管客

亦是當時絕世人

長吟到五更

天馬來出月支窟

放馬天山雪中草

光輝歧路間

焉能與群雞

乍向草中耿介死

嫋嫋香風生佩環

五色神仙尉

天以震雷鼓群動

卜式未必窮一經

人尙古衣冠

百鳥鳴花枝

胡爲啄我葭下之紫鱗

出則以平交王侯

不憂社稷傾

獨守西山餓

手攜金策踏雲梯

豈是顧千金

賢人有素業

以此功德海

匡山種杏田

禪室無人開

有巴猿兮相哀

功成身不退

孤飛如墜霜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君失臣兮龍爲魚
罕遇眞僧說空有
儻逢騎羊子
心亦不能爲之哀
相識如浮雲
何用還故鄉
千里不留行
日照錦城頭
雕蟲喪天真
無心濟天下
傳得鳳凰聲
了萬法於眞空
秋浦猿夜愁
歸時還弄峨眉月
歸來看取明鏡前

大唐李白

少年遊。



張大春

大唐李白

少年遊。

自序
一首詩，能傳幾條街？

1 老對初芽意未凋

2 無人知所去

3 壯心惜暮年

4 少年遊俠好經過

5 結客少年場

6 鏽澀碎心人

7 青冥浩蕩不見底

8 迴崖沓障凌蒼蒼

9 我獨不得出

10 出門迷所適

別欲論交一片心

瓊草隱深谷

一醫醫國任鶴鵠

乃在淮南小山裏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

樂哉弦管客

亦是當時絕世人

長吟到五更

天馬來出月支窟

放馬天山雪中草

光輝歧路間

焉能與群雞

乍向草中耿介死

嫋嫋香風生佩環

五色神仙尉

天以震雷鼓群動

卜式未必窮一經

人尙古衣冠
百鳥鳴花枝
胡爲啄我葭下之紫鱗

出則以平交王侯

不憂社稷傾

獨守西山餓

手攜金策踏雲梯

賢人有素業

豈是顧千金

以此功德海

匡山種杏田

禪室無人開

有巴猿兮相哀

功成身不退

孤飛如墜霜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29 223 215 208 202 195 191 183 179 169 161 152 140 136 128 123

君失臣兮龍爲魚
罕遇眞僧說空有
儻逢騎羊子
心亦不能爲之哀
相識如浮雲
何用還故鄉
千里不留行
日照錦城頭
雕蟲喪天真
無心濟天下
傳得鳳凰聲
了萬法於眞空
秋浦猿夜愁
歸時還弄峨眉月
歸來看取明鏡前

一首詩，能傳幾條街？

張大春

被譽為「詩聖」的杜甫曾經有一句詩，說得相當自傲：「詩是吾家事」。

這個「家」字，不只是強調杜甫知名的「家人」——他的祖父杜審言——也強調了身為一個「士族」的習業傳統；也就是士族階級的門第。門第的重建與動搖，大約就是大唐帝國初期極為重要的一個政治工程。

從西元七〇一年展開的半個世紀，是大唐帝國以來變動最為劇烈的一段時間。我們可以假想：有那麼一條街，兩旁俱是居宅坊店，從街頭走到街尾，歲月跟著步步流動，行進之間，可以看見人們用盡各種手段，打造著自家的門第，以期高於他人。一直走到西元七六年，李白也恰好走完他的一生。

街頭，是個祖上被竄逐至西域、到他這一代又偷渡回中土的胡商。這胡商賺了很多錢，卻賺不到帝國最重視的門第和階級。於是他就仿效開朝以來的皇室，一點一滴地為自己鑄造、打磨、擦亮那個以姓氏為基礎的身份。

滿街的人都知道：皇家的李姓來自知名郡望——隴西成紀；這個姓氏可以上溯到漢朝的大將李廣。不過，街旁一位法號法琳的遊僧會告訴你：不是這樣的。皇室的李家原本是隴西狄道人，幾代以來，他們身上所流的，多是鮮卑胡種的血液，然而他們畢竟在無數征戰中奪取了天下權柄，當然也可以重新書寫自己的身世，使這身份能融入先前六朝的門第規模。

胡商這麼辦了；他也姓李了。他的長子和三子繼承家業，分別在長江航道的上游和中游（也就是三峽和九江），建立起轉賣東西糧米、織品、什貨的交易，賺了更多的錢，也在各地累積了相當龐大的債權，以及信用。

然而，生意人是沒有地位的，他們的孩子沒有參與科舉考試的資格，沒有機會改換身份、建立地位，自然也沒有機會進入朝廷。可是，這一條街上的人們明白：要取得出身，有很多手段。其中之一，就是牟取整個帝國以城市為中心的社會最重視的名聲。

那是前些年相當著名的一個故事：街角來了個蜀地富豪之子，忽然花了可以買下十萬斗米的一千緡錢，買了一張胡人製造的琴，到市集上吆喝眾人觀看。這人非但不奏曲，還把琴摔了個粉碎，之後說：「彈胡琴，不就是雜技嗎？諸君何不讀讀我的詩呢？」

這個人叫陳子昂，碎琴的故事伴隨了他一輩子，流傳則更久。即使如此，士人階級以下的黎民廣眾大約也只能空洞地仰慕著詩人，因為考試會彰顯他們的才華，聲妓會演唱他們的作品，而國家的政務也往往因為詩作所流露的美感與情感，而交付到這些人的手中。詩篇創作的美好，也許只能在詩人之間流傳、感染，可是詩篇成就的地位，卻成為絕大多數不能詩的人所豔羨的虛榮。

在街旁幽深陰暗的巷弄裡，或是通往林野的阡陌之間，你也會看到，大部分不屬於士族階級的人，在一個物資充裕、水運發達、驛遞暢通、人口繁盛的環境裡，過著艱難的日子。絕大部分的糧米、布匹、器用、牲口都要供輸到京師，再由朝廷加以分配，供應各地軍（折衝府）、政（州縣）部門，以便啟動整個帝國的管理和運作。當大多數的人為了應付上繳的穀米、絲棉，付出勞力，應付種種名目的「公事」，而不能餧粥自足的時候，幾乎沿街的店舖都從事借貸——人人都可能有債務，家家也都有機會在周轉通貨的過程之中博取一點蠅頭小利，勉強接濟生活。他們知道：詩，本來就距離他們相當遙遠；有如一觸即破的浮泡，有如不能收拾的幻夢。

鄰近街頭的人還聽說：李姓胡商的次子是太白星下凡。他沒有跟著父兄作生意，只讀書、作詩、喝酒、以及遊歷。這孩子逐漸長大，仍然在街上晃蕩，離家之後，不但形跡漸行漸遠，也絕口不提自己的身世。人們諒解這一點，因為他們都能深切體會，如果不能將那個不成門面的商家遠遠拋擲身後，他將永遠不能打造自己的前途。

一旦來到了長街較為深遠的地方，多數的人已經不在乎這浪跡而來的人究竟是個甚麼出身了。他總在稍事逗留之處，結交各式各樣的朋友。有僧，他看著是佛；有道，他看著是仙。動輒寫詩，將字句當作禮物，持贈每一個儘管和他只是萍水相逢的人。這在當時，還是十分罕見、且令人吃驚和感動的事——尤其是他的作品，也不尋常；似乎一點都不像朝廷裡一向鼓吹、揄揚以及獎勵的那種切合聲律格調、齊整工穩之作。

在他筆下，詩更接近街邊的謠曲。雖然也含蘊著許多經史掌故、神話異聞，顯示了作者

並不缺乏古典教養。然而，他的詩還融合了庶民世界中質樸、簡白、流暢的語言；以誇張、以豪邁、以橫決奇突、荒怪恢詭的想像，勾人驚訝，引人噱歎，讓人想起矯健百端的龍，蒼茫千變的雲，洶湧萬狀的潮浪，以及高潔孤懸的明月。他讓奔流而出的詩句衝決著由科考所構築起來的格律藩籬，就像他的前輩——那個因碎琴而成名的陳子昂一樣——讓整個時代的士子為之一震，並忽然想起了：詩，原本可以如此自由。

在這條街上，自由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價值。街坊們若是聽見某詩人吟唱：「一任喧闐遶四鄰，閒忙皆是自由身」的句子之時，只會明白：他現在沒有官職了。至於詩的自由，更不為人所知所貴，看來那只是一種不為經營現實功利而拘守聲律的意圖，這意圖竟然又開向更古老的風調，也就是回返數百年前，當歌詠只維持著最簡樸的音樂感性，而仍然動搖性情，引發感悟。

至於生活，胡商之子在一篇上書之文中追憶：他曾經為了接濟那些落魄公子，在一年之內，散錢三十萬。這數字可以買三萬斗米，但也許並不誇張。因為他雖然不事生產，還能保持「自由之身」，恐怕得歸功於胡商到處持有的債權。他以隨手而得之、又隨手而散之的資本與詩篇，成為到處知名的詩家，縱使經由婚姻、干謁、投獻而終於成為宮廷中的文學侍從之臣，也還只能揮霍著令人激賞而不入實用的字句。

這個揮霍的年輕人可能比大多數他的同代人有著更豐富的旅遊經驗，然而，明明是即目的見聞，親身的閱歷，在他而言，都只是歷史的投影。也就是說，他所看到的街景，都只是原本沉埋在史籍之中，那些春秋、戰國、兩漢、魏晉時代的投影。在他的眼裡，全然沒有現